

地铁上的人生百态



《往日情感》
贾梦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有些人是真的不喜欢大城市生活。他们说,人在地上走的时候像蚂蚁,在地下时感觉自己就像只老鼠。因为城市的道路越来越宽,过马路感觉要走老半天,人就像蚂蚁一样,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恐惧、张皇;更不愿意坐地铁,在城市的地下管道里钻来钻去,感觉自己像一只慌慌张张的老鼠。谁愿意做蚂蚁,谁又愿意做老鼠呢。

我做了多年的“老鼠”,与地铁倒是日久生情。这些年来,我要从城市的东北到西南上班,比横跨全城还要远,因为我是“斜跨”。如果不是借助地铁,我免不了要忍受堵车之苦,一次又一次迟到,身心成本太大了。单位那些开车上班的、乘公交上班的同事,免不了有时迟到,客观上是因为路上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我不需要为了打提前量而过早起床,也不需要考虑天气、堵车等因素提早出发,地铁总能带着我准时到达。那些乘其他交通工具上班的同事跌跌撞撞冲进单位的时候,我已经泡好茶坐在那儿,气定神闲、满怀同情地看着他们。地铁就像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我信任它,愿意把自己托付给它。信任,如今绝对是稀缺资源,可信任的东西越来越少。就说交通吧,安全、准点是最大的承诺,除了地铁,航空、客轮、公交、自驾车,准点常常是指望不上的。

而且,地铁是最无贵贱之分的公共交通工具,没有软卧、包厢,没有一等座、二等座、商务座,也无普通舱、头等舱,绝对等贵贱。富商和打工仔,甚至是乞丐,可以也只能坐在、站在一块儿。我喜欢这种感觉。

“老鼠”们可感欣喜的还有:终于实现了古代方士“土遁”的理想!在一个点从土中通去,从甚至是几十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点出土现身。想想若是在古代,你怎么兴奋、窃喜都不为过。而且,世界各地的地铁千姿百态、风格各异:建筑、装饰风格不一样,流动的人群不一样;在地铁,你可以感受到最大的人流量,见到最多的不一样的面孔。即使是对同一条地铁,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也各不相同,地铁制造了无数的情境和心理景观。某种意义上,人生体会的丰富性,在地铁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

乘坐世界多地的地铁,如果一定要说其中的共同点的话,可能是它们的气味,地表之下泥土的、潮湿的、略带霉味的气味。这是它们的基础味道,其差异也只是表面的。比如广州、香港地铁沙茶酱的味道,伊斯坦布尔地铁的羊肉膻气、巴黎地铁的香水味……这些只是个性差异,本质相同,都是“地下味”。我觉得,就只在这一点上,人与老鼠的嗅觉享受可能大致相同。伦敦、巴黎地铁的味道更苍老,那也是它们历史悠久的缘故:伦敦地铁1863年建成通车,巴黎地铁1900年开通。

只是,每天乘地铁的上班族也难得有“土遁”这样隐秘的喜悦。太挤了。

特别是那些身材娇小的女生,挤地铁挤得或者被挤得太难了。人贴人,因此就有了趁机

扒窃,还有占女人的便宜,揩油。这里有太多的身心的隐秘。不可否认,有些时候男人是有苦说不出,难堪,而且无法辩解。

夏天的地铁,这样的“难受”,女人的难受和男人的难受每天都在发生。地铁制造了让人尴尬的距离。如果不是在地铁,而是在广场等相对宽松的地方,陌生男女贴得那么近,那肯定是要流氓了。人在地铁,紧贴别人、被别人紧贴,失去了对身体的有效控制。

空间意义的人道主义乃是:给情侣以私密空间——城里人住房空间小,情侣们常常只能在公共空间亲热,慌慌张张;另一点也同样重要——让不该靠得太近的男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也是一种不人道。

在拥挤的地铁,连我们的目光,竟也无处安放。一个女人面对着或背对着站在你面前,你能看哪儿?其实你哪儿都不能看,胸、背、腰、腿、脖子?这些都可能是性感部位。还有人说女人性感部位是小腿和脚踝,你低下头也不对。目光所及,无一不性感,无一不是性的景观。瞟一眼也就算了,你好意思长时间看着?无一处可看、能看,你愿不愿闭上眼睛,都得闭上你的眼睛。有人说,可以捧着书、端着手机看。如果站在你面前的女人绰约、有姿色,她就那么站在你面前,你能专心地看下去?有意出家的人,可以到此情境下修炼,修他个气定神闲。

让座也是个难题。特别像我这样既不年轻又不够老的男性。你要不要给别人让座,给多大年纪、什么样的人让座,都是个问题。地铁上会有语音提示:请给“老弱病残孕”让个座。但这五种人只有明显的“残”好确认,其他四种人靠目测均难认定。谁老、谁弱、谁病,又谁孕?有的女性虽然怀孕了但看起来像个少女,有的黄花大闺女长得胖了点,腹部脂肪多了点,疑似孕妇。如果你认定了人家黄花闺女是孕妇,给她让座,你不怕挨个大嘴巴?因为常年坐地铁上下班,开始的时候我曾为要不要给疑似孕妇让座纠结、苦恼,为判断她是不是孕妇而仔细观察、思考。孕妇月份大了,完全显怀了,你当然能判断出来,你很肯定地给她让座,可人家常常对你一笑:“不用了,谢谢!”被人拒绝,我开始很纳闷,有过路人告诉我:“因为肚子太大了,坐下来反而不舒服。”自作多情,自作多让座了。坐地铁的历史久了,随着年岁的增长,上了地铁,我只管闭上眼睛,心无芥蒂。而且,我能在地铁上读书,即使是大美女站在我面前,哪怕她风情万种,我的注意力绝大多数时候仍在书上。

闭上眼睛有时也不管用。有一次,一位美女正站在我面前。忘了带书,我只好闭上眼睛伴睡。过了一會兒,突然感觉有双手按在我膝盖上,我睁开眼睛,发现正是那位女生很痛苦地蹲了下来,额头冒着汗,两手扶着我的膝盖——因为蹲下来后,没有空间,她的手也只能那么扶着。她显然是生病了,我赶紧扶着她坐到我的座位上,她抱歉地努力对我露出笑容,说了声谢谢。我为自己终于成功做出了地铁让座的壮举,颇感欣慰。

那么问题又来了,倘若是你站着,有人主动给你让座,而你其实不那么老,甚至你感觉给你让座的人可能比你还老,哈哈,你的心里是个啥滋味!

若不想为让座的事纠结,也只有那老办法:闭上眼睛,即使是站着。其实,每节车厢都有“老弱病残孕”专座,但在此专座上坐着的几乎都是“正常人”。怎么把这五种人引导到他们的专座,上下班地铁上挤满了人,那五种人又如何能挤到他们的“专座”,都是需要研究、引导的课题。否则,关于让座的尴尬事件就会一直上演。

地铁不仅助我每天上下班,也让我通过另外一扇窗口看人、看人生——人在地铁,人生免不了是另一种状态,别一样的心情。地铁上的人生百态,是别一样的滋味和风情。地铁上有“境”。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也有美好之“境”。我曾多次看见这样的情景:高大的男性,借助车厢壁或者扶杆,为女伴撑起臂弯,与自己的胸怀形成一个圆。无论周围多么拥挤嘈杂,那臂弯里的女人可以优雅地站着,或听音乐,或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干,臂弯外面的世界似乎与她毫不相干。如此岁月静好,这大概就是所谓“幸福的港湾”吧。人生风风雨雨,倘若男人都能为自己的女人撑起哪怕就是地铁上这么一小块空间,女人都能享受、安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港湾,那大概就是所谓的幸福吧。

……

国学之道(24)之思想观念

(3) 以德配天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中,“以德配天”是在不同意义的天的概念框架下呈现着不同内容的。一是作为神灵意义的天,它要求社会的君王要按照道德去行事,如此才配得上天的安排和命令。一是作为义理意义上的天,这一观念认为天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和义理性的存在,天具有许多优秀的德行,人要效法天的这些品德,以此与天德相配和合一。

在周人那里,明确提出了一种新的神学理论——天命论。这一理论的性质还是“君权神授”论,只是较之于夏商二代来说,周人将天(神)命令谁来做君王增加了一些条件,即君王的德行要好。通俗地说,德行好的人才配做君王。君王实行“敬德保民”的善德善行了,你才够得上天的要求标准,配得上你“天子”即上天的儿子的称谓。如此才能够得到天神灵的庇佑和关照,才不负上天对你的托付。而在夏商二代是没有这样的观念的,于是周人的天命论就被称为“天命转移”论。既然天命可以转移,那就说明君子所享天命即政权就不是永久不变的。那种不管自己德行如何,就可以永远享受天(神)给他的权力的观念被周人所否定,从而建立起他们的新的天命论。在周人看来,只有那些有德的君王才配被天(神)选中。也就是说,天(神)只辅助那些有德行善的君王。“惟德是辅”,此之谓也。

周人的天命论中的神灵之天,其本身不具有德性,但他喜欢有德行的君王,他有授予和剥夺君王的权力。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到、感应到天(神)。因此,人们也常常将这种天命论叫作天(神)人感应论。

天命无常也好,神人感应也好,并非否定有神灵的存在以及神有其予夺赏罚之权力和功能。正是因为如此,君王对天命有着更深的敬畏。换句话说,不是天命无常就不信天命,而是天命无常,所以更谨慎遵循天意,多反思自我,多批判自我,对自身的道德要求更高,以防老天给自己来个无常。如此一来,天(神)的威力和权威就更加突显了。所谓的“权”是体现在“给”与“不给”以及赏罚之上。如若没了这样的“作用”和“功能”,君王为何要畏惧他呢?对于君王来说,对自己政权的予夺,远远胜过其他的权力。所以,“以德配天”恰恰增添了“神权”的强大性。当然,这又反过来同时增强了君王德政建设的动力和责任。这是一个“双向”的增强工程。

为了使人遵循道德行事而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并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底,在世界许多文化中都是诉诸宗教作为其最后的根据和最终的解释。承认神灵对善恶行为有着相应的赏罚功能且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功能,其目的是维护和确认行道德的必要性和有用性,或说行道德的意性和价值性。在周人的“以德配天”的思想观念中无疑具有了这一特点及其属性。通俗地说,为善去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彻底贯彻和执行要寻找到一个更权威性的存在加以保证保障。这也似乎是试图将道德问题与宗教问题进行关联的内在逻辑的体现。这种通过宗教有神论的形式去强化人的道德的做法,虽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流传甚广的一种思想观念,事实上也起到道德的制约作用,但我们同时要清醒地看到,以周人为代表的神秘的天命论,它是以宗教神学为其前提的,在思想性质上它是属于有神论的范畴。而大家又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价值和主要特征乃是无神论的。我们对神灵意义上的“以德配天”思想的探讨,其目的方面是要客观全面呈现中国天人之学,中国天人合一论其产生和发展的整体进程以及所含内涵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是通过不同意义的天人观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此岸性、现实性以及人文性等特征。

神灵之天及其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发生在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制度文化之中。“君权神授”的宗教神学思想与“以德配天”的宗教道德思想始终纠缠在一起,并最终形成颇具特色的“天(神)人相关”“天(神)依人而行”的思想观念。“以德配天”的思想重心与其说是在神,毋宁说是在人。看似是“天(神)的所作所为,但实际上它是根据民意而行的。“天视之我民视,天听之我民听”(《尚书·泰誓》)正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天怎么看那是要根据民怎么看才能够成立,天怎么听那是要根据民怎么听才能够成立。简言之,天意就是民意,民意决定天意。这是在有神论意义上的以人本思想,亦可将这一思想称之为神学的人文主义。这也可以视作是中国传统宗教的特点。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中国天人之学中,人的道德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确立是通过人以外的存在以及方式而得到体现和反映的。具体到“以德配天”的天人观,还存在着一种在义理之天、精神之天的意义上的天人合德思想呢!

内容简介

散文家贾梦玮散文随笔新作,在场主义散文奖、十月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汪曾祺文学奖等获奖作品合集。重新点亮历史与当下交织的珍贵时刻,接通日常潜藏的情感能量,开启一座连接往日与今天的时光之盒。

作者将往日视为“故乡”,并从未停止对过去时日的回望。通过书写,作者重温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与节点。在作者看来,回忆之于个人,正如历史之于人类。我们只能从往日的情感中获取力量。而人的历史,正是不断从回忆中成为自己的过程。

作者简介

贾梦玮

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钟山》主编、《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有散文随笔、文学评论若干见于报刊,结集出版的散文随笔集有《红颜挽歌》《往日庭院》《南都》等。获在场主义散文奖、十月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汪曾祺文学奖,以及其他多种文学编辑、文学评论奖项。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163)